

# 朝天阙

姝文 / 著

Chaotian Palace

下冊

那年初见，他十七，她十三。  
纤手磨墨，信笔题诗；浑如醉，眼见春如许。  
也曾飞絮谢家庭，欲化西园蝶未成。

那一年送别，他十九，她十五。

千山暮雪，慧剑断情；愁莫问，原来春早过。

心似百花开不得，年年争发被春催。

秦淮故事



# 朝天阙



姁文 / 著

Chaotian Palac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天阙：全 2 册 / 姝文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594-0450-3

I. ①朝… II. ①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4277 号

书 名 朝天阙 (全 2 册)

著 者 姝 文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编辑 汪 旭 王宏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2.25

字 数 60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50-3

定 价 59.80 元 (全 2 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上册

|           |     |
|-----------|-----|
| 楔 子 ..... | 001 |
|-----------|-----|

|               |     |
|---------------|-----|
| 卷一 阳明先生 ..... | 001 |
|---------------|-----|

|      |                   |     |
|------|-------------------|-----|
| 第一章  | 国家昏乱，有忠臣 .....    | 002 |
| 第二章  |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   | 008 |
| 第三章  |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   | 014 |
| 第四章  | 居善地，心善渊 .....     | 021 |
| 第五章  | 人之迷，其日固久 .....    | 026 |
| 第六章  |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   | 033 |
| 第七章  | 绵绵若存 .....        | 038 |
| 第八章  | 不知常，妄作凶 .....     | 045 |
| 第九章  |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 | 056 |
| 第十章  | 德者，同于德 .....      | 062 |
| 第十一章 |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   | 073 |
| 第十二章 | 出生入死 .....        | 085 |
| 第十三章 | 和大怨，必有余怨 .....    | 092 |
| 第十四章 | 祸莫大于不知足 .....     | 103 |
| 第十五章 | 知我者稀，则我者贵 .....   | 112 |

|               |     |
|---------------|-----|
| 卷二 琉球国王 ..... | 119 |
|---------------|-----|

|      |                     |     |
|------|---------------------|-----|
| 第十六章 |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 | 120 |
| 第十七章 | 邻国相望 .....          | 127 |
| 第十八章 | 豫兮若冬涉川 .....        | 137 |
| 第十九章 | 小邦不过欲入事人 .....      | 14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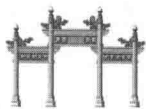
|       |                    |     |
|-------|--------------------|-----|
| 第二十章  | 善战者不怒 .....        | 148 |
| 第二十一章 |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     | 155 |
| 第二十二章 |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    | 163 |
| 第二十三章 |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    | 170 |
| 第二十四章 |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    | 177 |
| 第二十五章 |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 | 187 |
| 第二十六章 | 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   | 193 |
| 第二十七章 | 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  | 198 |
| 第二十八章 | 无狎其所居 .....        | 203 |
| 第二十九章 |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    | 208 |
| 第三十章  | 甚爱必大费 .....        | 214 |
| 第三十一章 |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   | 220 |
| 第三十二章 |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 ..... | 231 |
| 第三十三章 |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    | 238 |
| 第三十四章 | 福兮，祸之所伏 .....      | 244 |
| 第三十五章 | 善者不辩 .....         | 251 |

## 下册

### 卷三 十洲画匠 .....

259

|       |                         |     |
|-------|-------------------------|-----|
| 第三十六章 |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 | 260 |
| 第三十七章 | 勇于敢则杀 .....             | 268 |
| 第三十八章 |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         | 275 |
| 第三十九章 |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         | 285 |
| 第四十章  |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         | 292 |
| 第四十一章 | 不召而自来，绰然而善谋 .....       | 302 |
| 第四十二章 | 咎莫大于欲得 .....            | 311 |
| 第四十三章 | 胜人者有力 .....             | 319 |
| 第四十四章 | 名与身孰亲 .....             | 327 |
| 第四十五章 |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 .....      | 335 |
| 第四十六章 | 自矜者不长 .....             | 344 |



|       |                    |     |
|-------|--------------------|-----|
| 第四十七章 | 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     | 350 |
| 第四十八章 |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 | 358 |

#### 卷四 镇国将军 .....

|       |                          |     |
|-------|--------------------------|-----|
| 第四十九章 |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 ...       | 370 |
| 第五十章  |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br>..... | 378 |
| 第五十一章 | 以奇用兵 .....               | 386 |
| 第五十二章 | 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          | 393 |
| 第五十三章 | 功遂身退，天之道 .....           | 401 |
| 第五十四章 |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      | 411 |
| 第五十五章 | 是谓盗兮 .....               | 418 |
| 第五十六章 | 我无欲，而民自朴 .....           | 425 |
| 第五十七章 | 美之与恶，相去若何 .....          | 431 |
| 第五十八章 |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 439 |
| 第五十九章 | 死而不亡者，寿 .....            | 451 |

#### 卷五 万世朝天 .....

|       |                 |     |
|-------|-----------------|-----|
| 第六十章  | 荒兮，其未央哉 .....   | 460 |
| 第六十一章 |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 | 467 |
| 第六十二章 |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 | 478 |
| 第六十三章 | 天长地久 .....      | 487 |

卷三

十洲画匠

## 第三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正德十一年年初春，朝天宫外的银杏树依旧沙沙作响。五年的时间，树干并没有长大多少，同样，亦没有在朝天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脚步轻快地出了山门，朝天带着小鹭直奔仓巷，又自仓巷径自进了糟坊巷。一进巷中，吓了一跳。

这么多人！

大都是气派俨然的管家，拥在木门前，正对着青衣小帽的周四或嚷嚷或央求。周四显然习惯了这种场面，淡定从容地一一发落。

“詹管家您放心！老夫人那幅贺寿图今儿准好，您明儿一早派人来取！若是没有？没有的话您打我脸！”

“哎呀！赖大管家！小的耽误谁的也不敢耽误您的！您瞧，这不已经好了？”

“啧啧，大当家的！您看看、您看看！这个个人物发翠豪金、绵密萧散，各尽意态，这幅行乐图不就是当日盛景！您这二百两银子可太值了！老太太定然赞不绝口！”

“不行，真的不行！您老打听打听！实甫先生的画作现在什么行情！我能说动先生帮您画就不错啦！您要是还想讲价，就干脆找别人画吧！”

“不瞒您说，这都已经排过端午啦！再早不能啊！总有个先来后到啊！加银子？您能加多少啊？多少？哟，真是等用哈！我帮您和先生商量商量看！”

拿到画的，笑咪咪地走了；等着拿画的，还在恩威并施地商量；最难的还没排上画的，缠着周四软磨硬泡。

朝天远远望着，不禁笑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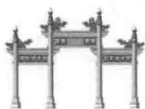
据仇英说，这个周四周是周臣的远房侄子，为人八面玲珑，自小不学无术，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做生意；曾跟着唐寅上京师混了两年，回到江南后满口顺天府的京片子口音，年纪虽幼，却自诩是见过大世面的，在长洲颇觉得憋屈。直到仇英师满艺成来应天府，周四闹着要跟仇英，还不错，真成了独当一面的长随。

“朝天道长！您来啦！快请快请！”

周四眼尖，老远地望见朝天连忙高声招呼。隐约又听到他在说：“瞧见没？朝天的朝天道长！我家实甫先生的好朋友！什么叫往来无白丁！”

小鹭打了个盘旋：“无白丁！”





身前一人低低说了句什么，周四笑道：“想请朝天道长给您这画儿祈福？我帮您商量商量哈。别，别先塞银子，不是银子多少的事！”

朝天含笑摇了摇头，闪身进了小院。院中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青石板亮得几乎照得见人影。墙角一大丛茉莉花正开得蓬蓬勃勃，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院中主人的来来去去。

仇英端坐在葡萄架下，正在挥毫作画。刚长出的葡萄叶子在他的头上身上落下斑斑驳驳的树影，仍是一身藏蓝布衣，只是从短打变成了长衫，眉目间原有的笑嘻嘻稚气亦消散不见，然而诚恳灿烂依旧。

朝天脚步本来轻巧无声，径自走到仇英身后，探头望了望。是一幅雅集图，粉图黄纸、丝丹缕素，场景精丽艳逸，十几位仕女或秀美、或丰腴、或飘逸、或飞动，都是一等一的佳人。

朝天不由笑道：“你去看了的？”

“朝天！”

仇英惊喜地站起身：“今儿怎么早？我想着这幅画完了去找你正好差不多呢。”随手伸臂接过小鹁，轻轻逗弄。不知是周四带的，还是金陵的达官贵人结交多了，仇英原来的长洲口音不知何时也变成了南京官话。

“明天就是几个御史习仪而已，师姐说她安排，我就早早跑出来了。”朝天笑道，“多点儿时间练功总是好的。要不你接着画，我先去吧？回头你再来找我。”

双梧真人羽化，朝廷并未多问，直接诏令弘天为朝天宫观主，虽然尚未封真人，猜想只是早晚的事。观中依旧迎来送往，演习礼仪的王公大臣源源不断，打斋作醮的各种道场比以前还要繁忙。好在云笈云章分担了相当多的看病发药之事，御天里外操劳又带了两个徒弟帮手，整个朝天宫忙碌得有条不紊，只是连朝天也不能再游手好闲。

仇英不假思索地便道：“那不行。我收拾了和你一起。这个回来再画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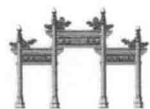
说着放下手中的笔，收拾起案上的颜料：“这是太仆寺卿文大人府上老太太要的。府里有个诗社，好像是十天半月便开一社，小姐们作诗雅集，老太太看着喜欢，便让我画下来。”

“太仆寺卿文大人？”朝天思索着，“叫文森的？”

“是啊！是衡山居士的叔父。”仇英望了望朝天，“也是飞天道长的叔父。老太太就是他们的祖母。”

“这个老太太知道飞天师兄吗？”

仇英想了想：“怕是不知道。老太太一直跟着文森大人过活的，飞天道长只小时候在长洲文府待过短短十来天，衡山居士他们又都避讳提起，太仆寺卿府中知道的估计就没几个。”



“那个衡山居士，呃，文征明，还好吗？”

“还好吧？”仇英挠了挠头，“虽然六试不中，今年还是要来南京贡院继续考。我的画多亏了他和师父。文家世代书香，在江南颇有影响力，如今要画最多的南京礼部尚书乔府、刑部尚书林府等等，都是文家介绍的。”

迟疑着又说道：“飞天道长始终不理衡山居士，总不大妥当。朝天你还是要劝劝他，认祖归宗吧。”

朝天轻叹一声：“我说过。可师兄一听这话就变脸色，睬都不睬。再后他去了宁王府，这也有快一年没见到了。”

二人说着，出了小院。周四身前仍然好些人，见仇英出门都急了：“哎！实甫先生！我明儿一早要来取画的！”

“实甫先生！实甫先生！我们这幅您看着收下吧！”

“各位和周四说就好。放心，误不了事！”仇英团团作揖，早与朝天走得远了。

春日白天尚短，说是今天早一些，也渐渐暗了下来。小鹭怕黑，蜷在仇英臂上缩着脑袋。两人照例出糟坊巷走到运渎边，沿河畔而行，不久便过了码头，到了朝天日日的练功之处。

折两个弯下了石阶，朝天回头一笑：“我下去了？”

仇英点点头，望见朝天倏忽没入水中，取出袖中的铃铛，自坐在了石阶上。

春水悠悠，在暮色中依旧清澈见底，朝天玄色的身影在水中盘旋来去，宽袍阔袖随碧波荡漾，犹如仙子腾云。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仇英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在石地上画起来，“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小鹭蹦蹦跳跳地看着地上的画，叫道：“朝天！朝天！”

“嘘！”仇英连忙止住小鹭，“别吵着朝天！”摸出一颗鱼干塞在了鸚鵡口中，小鹭乖乖地吃着鱼干，不再说话。

仇英叹一口气，看着地上的画出神。

都说仇实甫的仕女尤其是仙女画得最好，古貌仙姿、活灵活现；怎么只有小鹭看出来？其实无论是麻姑王母还是女娲天妃，甚至何仙姑谢自然，都是按朝天画的。

“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仇英望望水底的朝天，树枝又加了几笔。这一幅，恰好做乔府要的弄玉吹箫图，如此仙人之姿，既要飘逸出尘，又要含蓄蕴藉，世人只当自己做梦看来，其实，都只是朝天。

已经成了习惯，每日傍晚陪她在运渎中练功。拣这个时间，是因为进仓巷的粮船都是一早来，中午陆续离开，晚上几乎没什么过往的船只。朝天水底的功夫越来越厉



害，水面上常常动静极大，有船的时候，仇英就要赶紧摇铃铛，怕伤着人。

然而仇英不明白，为什么朝天要苦练水中的功夫？

为向周臣学艺，离开南京五年。走的时候，朝天还是稚气的女童，回来时，她已经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然而比起相貌的差距，更大的的是她内心的变化。什么时候，朝天变得常常眺望天际，默默出神，又轻轻叹气？她眉宇间的郁郁不乐，是几时刻上？她甚至变得谦让、客气，会敷衍那些达官贵人！

这一切，都让仇英心酸。

不错，双梧真人羽化了，再没有了恣肆任性的保护伞；可是以仇英对弘天飞天的了解，这两位师兄对朝天的宠爱不亚于双梧真人，朝天宫依旧是朝天挡风遮雨的家。是什么，让朝天一夕长大？五年中，还发生了什么事？

仇英问过很多人，每个人都摇头说不知；只有御天凄然一笑：“仇英，你还是自己问朝天吧！朝天宫里，我是最说不得话的。”

那个倔强、勇猛到强悍的蒋御天，又为什么像个受气的媳妇？

而朝天呢？当仇英问她怎么了，她似受惊似醒悟，像幼时一样嘻嘻一笑：“仇英！你想多了吧？我没怎么啊。长大了嘛，总有点儿变化。”

这一个笑容和从前一样灿烂，然而熟悉这个笑容的仇英，当然看得出其中的勉强和叹息。

有几次，快马送来远方的信件，送信的人一口福州口音极为难懂，朝天颤抖着双手接过，便会急急逃回寻真苑。之后很多天，她都会更加郁郁不乐经常走神。仇英问她，又是什么都不说。福州过来的，是什么信？

朝天的水下功夫，一直就是朝天宫最好的；多年前无论是双梧真人还是弘天飞天，都早已公认不讳。按双梧真人的说法，这些年海疆太平，若有倭寇来的话，朝天去准能将贼船掀翻喽！应天府内除了长江，并没有什么大的水域，如此太平盛世，朝天做什么要苦练水中的法术？

仇英装做随意问起，朝天有一刻失神，摇了摇头却终于没有回答。

水面渐渐泛起涟漪，波浪开始翻卷。仇英仔细凝望着水底，又不时瞟一眼远处的河道。

暮色四合，运渚边稀稀落落的人家已陆续点上了烛火，昏黄的灯光一点一点闪烁着，照得两岸亦如幽深的星空，深黑的幕布上点点星光。

朝天的身形已经看不见，只有越来越激荡的河水，提醒着仇英她在水下。不时有惊慌的鱼虾蹦出水面，又急急忙忙地逃走；水花四溅，仇英往后退了退，地上树枝画的画儿早已被打湿不见。

仇英曾问过朝天，这还是奇门水遁吗？朝天又是摇摇头，短短说道：“不，不是



遁法。当年他们逃没有逃掉，我再也不会逃。”那一刻面上闪过的伤痛、坚毅，令仇英几乎以为是另外一个人。

朝天，那个朝天宫的公主，自幼被师父师兄宠爱保护，不知人间疾苦的朝天呢？再问下去，朝天不肯再说。仇英满腹疑问，“他们”是谁？又如何没有逃掉？

河中渐渐漆黑一片，两岸的灯光微弱地落在半空中，映着翻腾的波浪。仇英不觉有些担心，往日的浪可没这么大，站起身小心地看看水底，玄色的身形不见踪迹，汹涌的暗流一阵阵喷薄而出。

这究竟是什么道术？

忽然有数道灯光远远射过来，这么晚了，有船！

仇英连忙摇了摇手上的铃铛，踮脚张望。夜幕中看不清楚，依稀是艘颇大的楼船，上下有好几层，每层都挂了不少灯，是船上专用的防水明瓦灯。越行越近，灯光益加明亮，照得水面上波光粼粼，跳跃摇晃着。

仇英有些着急，使劲又摇了摇铃，铃声急促，迅速穿透河水，朝天似乎听见了，波浪渐渐停下来。仇英松了口气，轻声叫道：“朝天！有船，上来吧！”

没有回答。仇英盯着水底，不知道是不是眼花，玄色身形闪了一下，似乎跃出了水面，仇英压低嗓门叫了几声：“朝天！朝天！”

突然，运渎河水翻滚起来，照在水上的灯光不安地摇晃震荡，又裂成碎片，再看不出原来光源，小小的运渎似翻江，似倒海！

仇英惊得后退几步，臂上的小鹭腾地飞走，一人一鸟同时叫道：“朝天！”

“什么人？”

急剧颠簸的楼船上，传来冷森森的呼喝声。仇英尚未答话，就听见急促的脚步声在船上奔来跑去，巨大的楼船在波涛中上下颠簸。

“不要慌！各就各位，匀速前进！”

冷森森的声音高声指挥着，船上杂乱的脚步渐渐停下，楼船仍在颠簸晃动，却艰难但顽强地前行。呼啸的风浪中，仇英看到船头的旗帜，数面红地白字左右两条金鱼的“琉球”旗帜，还有两面“蔡”字帅旗，齐齐在风中猎猎作响。

仇英怔了怔，俯身唤道：“朝天！是琉球的船！你上来吧！”

仍旧没有回答。水面更加剧烈地波浪翻腾，运渎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本来不深的河水在并不宽阔的河面上硬是掀起阵阵波涛！

仇英透过水波层叠交换的瞬间，隐约见到玄色的身影，正踏步鼓袖、兴风作浪。

朝天，她在做什么？

“呜——”一声巨响，仇英吓了一跳。抬眼望去，只见一排红衣僧人整齐地站到了船头，领头的一位手持巨大的白色法螺，正昂首吹响，呜呜不绝，声彻运渎。

两岸的百姓被惊得不时有人开窗探视，又都急急关上了窗，避开未知的是非凶



险。另外几个红衣僧人持宝伞、宝瓶、白盖等佛家八宝，手结契印，双目凝望着河水，开口诵经。

一阵阵梵音低沉地响起。“嗡！嘛呢叭、咪，吽！”

“嗡！嘛呢叭、咪，吽！”盘旋于运渎之上。风浪不知不觉地停止，楼船渐渐平稳。仇英担心地望一眼水底，黑魆魆得看不清楚，玄色的身影不知哪里去了。

“何方妖孽！竟敢兴风作浪！”

领头的僧人放下手中的法螺，高声喝道。尖利的声音似刮镬、似打铁，听着极为刺耳；而怪腔怪调的口音，自然不是中原人。

“吾乃琉球金刚明王，妖孽快快受缚！”

僧人举起白色法螺，“呜——”“呜——”又响彻碧水。一群僧人“嗡！嘛呢叭、咪，吽！”的真言梵音重新低沉盘旋。

小鹭惊慌地扑棱棱后退，远远逃到了岸上。水中突然一声闷哼，仇英一直仔细聆听，心知不好，扑通一声急跃入水。

仇英长洲水乡人，水性自然不差，何况运渎本来是条不大的运河？仇英在水中急速游动，不远就看到了朝天，面孔埋在水中，伏在河底一动不动！

仇英大急，连忙扶起朝天负在背上，双脚急急蹀水到了石阶边，急忙上了岸。放下朝天，只见她双目紧闭，面色惨白，嘴角一缕鲜血，显然受伤不轻。仇英探了探朝天鼻息，微弱地有些微呼吸，不禁稍稍放了心，双臂捧起，就要往朝天宫奔去。

“站住！”

冷森森的声音在身后突然响起，楼船驶近，法螺和梵音不知何时停止了，风平浪静的运渎上一片寂静。

仇英无奈站住，唸哨一声示意小鹭：“快！去叫知观！”才缓缓转过身来。

楼船的船头立着一位朝服大臣，高冠博带，身旁护卫簇拥，都背着弓箭，金色的弓箭，在明瓦灯的灯光下耀眼得简直灼目。红衣僧人们立在另一侧，亦冷冷地凝望。

“尔等何人？为何故意兴风作浪，意欲害吾等性命？”冷森森的汉语很标准，谈吐文雅，大约书本上学的多。

“没有的事！”仇英辩解，“我们是本地人，夜晚在此游玩，又不认识你们，何来害你之说？”

“哼！你叫什么？”僧人就没那么客气，怪腔怪调地直截了当。

“仇英仇实甫，我是个画匠。”仇英仰首答到，瞥眼臂上的朝天，心中焦急。

“哦？尔就是实甫先生？”

冷森森的声音有些和缓：“吾乃琉球国紫金右大夫蔡峻是也。适才不知何故风急浪大？”

仇英感觉到朝天呼吸益加微弱，急忙答道：“江南的春天一向是这样的天气，运



读上也常见风浪，有什么奇怪？”

“你手上的是何人？刚才不是他在水底吗？”金刚明王尖利地说道，“若不是本王克制了他的邪法，船就翻了！”

“明王的意思是这河中的风浪是人故意弄出的？”

仇英拿不准是不是朝天故意对付这艘楼船，还是运功无法停下的意外，决定不提朝天的身份，哈哈讥笑道：“怎么可能啊？太高看南京人了！”

蔡大夫将信将疑。金刚明王一向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仗着国王宠信，在琉球从来是说一不二。刚才这一翻扰嚷焉知不是他故意做作邀功？

金刚明王看见蔡大夫的神色明白他是不信，哼了一声道：“仇英！你我心知肚明，识相的放下你手中的人，本王自有办法让他说实话！”

“是谁要留我们朝天宫的人？”浑厚的声音、平淡的语调。仇英大喜：“知观！你可来了！这个琉球和尚伤了朝天呢！”

“小师妹受伤了？”经衣云履一尘不染，正是弘天到了，低头看了一眼急忙塞了颗红色的丸药在朝天口中，捏着下颌看她吞了下去。

御天跟在后面，闻言也是脸色大变，急忙奔上，伸手接过朝天：“怎么伤得这么重？”

“吾乃琉球国紫金右大夫蔡峻，这位是吾琉球国师金刚明王卢遮那。尔等二位何人？”蔡大夫见对方来了人，文绉绉地问道。

弘天和御天听到“琉球”两个字，对望了一眼，弘天缓缓说道：“我是朝天宫观主弘天，这是我两个师妹御天和朝天。不知道国师因何伤我小师妹？”

“哦？尔等是朝天宫的？”蔡大夫不禁皱起了眉头。刚进南京就惹了这不好惹的！

“朝天宫观主双梧真人，我听说是个有道行的；他的徒弟就没听说过！籍籍无名的小辈，也敢在本王面前兴风作浪！”

金刚明王尖利的声音在夜晚的运读上份外刺耳：“本王替你师父教训教训她，让她懂点儿规矩！”

“你！”

御天是个暴脾气，踏上一步就要翻脸；弘天连忙伸臂拦住：“回观救小师妹要紧！”

扬声对金刚明王道：“国师大言炎炎，无端出手伤我朝天宫弟子，朝天宫虽然清静无争，也不能就此罢休。翌日定当上门领教。”

“翌日？哪有此等好事？你们今天惹了本王行船，就这么想走？”金刚明王晃了晃手中的白色右旋法螺，“除非本王的法螺答应！”

弘天尚未答话，“你这蛮夷和尚，太狂了！”御天将朝天搁回仇英臂上，双手一翻，五雷令牌银光闪动，“不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你还真小觑了天朝！”



运渎的河水，不知何时又翻滚起来，一场大战眼见难以避免。小鹭胆小地逃开去，躲得远远的。

“蔡大夫！金刚明王！”千方的仓城码头上忽然传来高呼声，“下官南京鸿胪寺卿王守仁，恭迎二位使臣！”

“是阳明先生！”仇英低低道。

## 第三十七章 勇于敢则杀

不错，码头上的正是王守仁王阳明。

刘瑾垮台后，当年的冤案大多一一平反。王守仁于刘瑾被诛的当年即正德五年末自龙场驿驿臣调任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令，半年后先是被任命南京刑部主事，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就被升吏部验封司主事，回到了北京。要知道，吏部是六部之首，验封司是仅次于文选的第二司，管封爵和褒赏，是个大大的好差。而王守仁干了不久，居然又升了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吏部考功司郎中，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这中间除了王守仁本人的才干，当然还有王家的影响力，特别是户部侍郎乔宇、兵部尚书王琼等王家旧友，都对王守仁青眼有加；乔宇甚至在调任南京礼部尚书时，特意临行前向王守仁问道。而时掌大权的杨廷和、杨一清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待王守仁也着实不坏。

正德七年末，王守仁被任命为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次年冬天南下到应天府的滁州上任。在太仆寺管马。正德九年四月，更升任南京鸿胪寺卿。

短短三四年，从不入流的从九品龙场驿驿臣跃居朝廷三品大员，还是一把手。

鸿胪寺掌管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基本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南京鸿胪寺，管的就是南方的这些藩属国和藩国，琉球、安南、日本、暹罗、天竺等等。

琉球本是大明除了朝鲜之外的第二藩属国，国师与紫金右大夫来了，南京鸿胪寺卿亲自迎接至码头无可厚非，然而蔡大夫脸上还是显出了不可抑制的喜色。

“是王大人，阳明先生吗？”蔡大夫高声问道。

“不错，下官王守仁。区区小号，让蔡大夫见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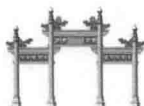
蔡大夫顾不上弘天和御天，挥手示意楼船，缓缓驶入仓城码头。金刚明王瞪了瞪御天，御天毫不示弱地瞪了回去，还挥了挥手中的五雷令牌。

弘天含笑止住，接过仇英手中的朝天急急便往朝天宫赶。三人迅速上了石阶，沿河畔急行。

路过码头，琉球人正在下船，金刚明王鼻孔朝天，满脸倨傲。蔡大夫正在和王守仁寒暄，一串串的客套话后，说了一句似乎是正题：“敝国主遣吾等此次来天朝，主要是寻找多年失散的王室亲人，传闻是在南京，二十一岁，姓尚名雪。”

“尚雪？”王守仁含笑道，“下官自当尽力。”





“尚雪!”弘天和御天脚步一滞,又对望了一眼。

五年后,终究还是来了!

五年间,一直担心着。既担心尚真王来追杀朝天,也怕朝天溜去琉球报仇。开始的几年,飞天几乎是寸步不离陪着或说着看着朝天。御天愧疚自己报告师父惹出的祸事,不顾飞天的嫌弃也是晚晚留意朝天的行踪。后来时间一年年过去,琉球人没有来,朝天面上也似乎恢复了正常,便渐渐以为没事了。飞天架不住朱佑枫的一再央求,又惦记着那么多珍贵的道家古书,才去了宁王府。

没想到,琉球人还是来了,而朝天立刻就重伤!太大意了!弘天心中深深自责。感觉到臂上的朝天越来越是气息微弱,心中焦急万分,恨不得一步跨回观里。三步并做两步过了码头,快速走进了仓巷。

乌云蔽月,路上黑魑魑的,仓巷中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弘天和御天长年修道,步履均无声响,只听见仇英一人的脚步踢踏、呼吸急促,小鹭在空中振翅划过。

“嗟哟,老爷!我的老爷!”

忽自小巷中闪出一条人影,大呼大叫着,当然是周四,黑暗中看不见面容神色,也不知是欣喜还是焦急:“您可回来了!把我这急得啊!说不得,今儿夜里熬晚些,把乔府那幅游乐图赶出来吧!”

仇英皱了皱眉:“你先回去,我今儿有事。”

“嗟哟!什么事也比不上交画重要呐,我的老爷!”

周四嚷起来:“您是知道的,乔家这桩,本来乔夫人是要找六如居士唐老爷的,是衡山先生再三向乔大人推荐咱家,好容易才到了咱这儿。听说乔大人和夫人还有些不自在呐!明儿要是没画儿,不独我不好交差,衡山先生也不好交代啊!”

弘天脚步不停,扬声道:“仇英,你先回去忙,回头我再问你。”

周四似乎这才看见弘天捧着朝天:“哟!朝天道长这是怎么了?生病了?哎!哎!老爷,别走啊!知观都说了你先回来忙嘛!你还一身湿淋淋的啊!好歹回来换个衣裳!”

仇英道:“你去拖延几天!我这就回去,也画不出来!”

说着小跑了几步追上弘天,任周四在巷中又是叹气又是跺脚,踏得青石板咚咚作响。小鹭惊得跳到了仇英肩上,今儿怎么都这么吓人?

御天知道仇英与朝天交情非同寻常,此时断不肯离开,便赶着询问刚才情形。仇英细细说了,道:“究竟我也不明白,是朝天故意在水底作法,还是练功一时收手不及?平日但凡我一摇铃铛,朝天就会停的。”

弘天自责道:“是我想得不周。以往都是飞天陪小师妹练功,万一有个什么,飞天好及时救助。这一阵太忙,就没想到小师妹这样练功太危险了。”

仇英红了脸:“知观,怪我大意。早一点下水就好了。”